

数千进口牛染疫，病毒究竟来自哪里？

内蒙古等多省区发生进口牛一类传染病疫情调查

2020年10月底，从智利运抵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个旗县的1700余头进口牛，被确诊进境动物一类传染病——牛结节性皮肤病。

多位采访对象表示，此次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必须追根溯源，找到并及时控制传染源。

亦有行业人士呼吁，主要进境动物运入国内目的地时，在严格执行报批报审制度的同时，可由当地农牧部门进行“二次检验检疫”，为生物安全再上一重保险。

本报记者王靖、安路蒙、刘巍巍

2020年10月底，从智利运抵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多个旗县的1700余头进口牛，被确诊进境动物一类传染病——牛结节性皮肤病。

记者追踪发现，同一批次进口牛经连云港海关隔离检疫后，还被运抵内蒙古包头市、宁夏、山东，上述地区均相继发生疫情。

分别运往不同省区的进口牛，为何同时患上了传染病？传染源在境外，还是境内？检疫人员为何没有发现病毒？新华每日电讯记者就此展开调查。

进口牛检疫合格，却在多地发生疫情

10月27日，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在动物防疫督察中发现，从江苏省连云港海关隔离场调入进口的海福特牛，疑似感染结节性皮肤病。3天后，经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诊断，病牛被确诊牛结节性皮肤病。

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局长斯日古楞介绍，经溯源调查，北京龙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与当地牧民签订代理进口合同，从智利引入该批次进口牛。截至目前，锡林郭勒盟同批次进口的2969头牛中，已有超过1700头确诊。

记者随即向北京龙牧公司副总经理张启忠求证，获知该公司从智利同批次进口牛4881头。这批牛于今年8月28日入境，按规定在隔离场隔离45天。10月12日连云港海关在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中给予“合格评定”，有4857头牛被通关放行。随后，获批通关的进口牛被分别运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包头市及宁夏、山东。据反馈，上述各地均出现了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资料显示，牛结节性皮肤病病毒，主要通过昆虫媒介传播，传牛不传人。患病后，病牛皮肤表面会出现大量疙瘩样的结节，体温高至40摄氏度以上，消瘦，产奶量下降。患病的母牛易流产，公牛或不育。据悉，牛结节性皮肤病长期在境外流行。2019年8月，我国首次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确诊该病。

此次疫情发生后，锡林郭勒盟紧急采取扑杀、免疫等方式控制疫情蔓延。所幸当地未出现本土牛交叉感染事件。

经锡林郭勒盟农牧局接洽，北京龙牧公司同意为牧民退还病牛牛款。

正蓝旗塔安图嘎查众成专业养殖合作社负责人王建伟告诉记者，合作社从北京龙牧公司购入104头进口牛，其中40多头牛确诊。

“每头牛15300元，加上贷款买牛的利息、饲草料支出等，综合成本超17000元，现在牛没了，未来一年收益打了水漂，即使龙牧公司退款，损失照样不小。”王建伟给记者算了笔账。

此外，在应对疫情过程中，涉事旗县区在消毒、免疫、扑杀、防护等方面动用



▲11月24日，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农牧业综合执法大队工作人员在填埋场对病牛及检测阳性牛进行扑杀。

本组图片为受访者提供



▲10月14日，牧民在连云港中澳达博进境活牛检疫隔离场发现，牛身上已出现明显结节症状。

月28日入境，按规定在隔离场隔离45天。10月12日连云港海关在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中给予“合格评定”，有4857头牛被通关放行。随后，获批通关的进口牛被分别运往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包头市及宁夏、山东。据反馈，上述各地均出现了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记者调查发现，北京龙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进口的4881头牛中，共有4857头被通关放行。但为何检疫合格的牛在运抵各省区后，却暴发疫情？

龙牧公司副总经理张玉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牛是在离开隔离场后，往各地运输的过程中感染了病毒。

对这样的解释，内蒙古农牧部门、锡林郭勒盟等方面并不认可。内蒙古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张玉光列举了4点理由：

一是被分别运往四地的进口牛，在运输中同时感染病毒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二是根据牛结节性皮肤病平均潜伏期，及锡林郭勒盟最早发现的疑似病例时间倒推，感染大概率发生在连云港海关隔离场内；

三是牛离开连云港前，锡林郭勒盟有18位牧民曾去隔离场看牛，当时已发现牛身上有明显结节症状；

四是内蒙古境内未报告过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

因此，张玉光坚信：“这批牛早在出隔离场前，就已染病。”

记者走访了锡林郭勒盟牧民朝鲁

门。10月14日，朝鲁门和17位牧民来到连云港中澳达博进境活牛检疫隔离场，查看进口牛的个头和膘情。该隔离场由北京龙牧公司租赁，专门用于该批进口牛的隔离观察。当时，牧民发现，不少牛腰部等处有很多“大大小小的疙瘩”。

“大伙找龙牧公司派驻隔离场的负责人孙福杰反映，对方回应‘天气热，是蚊虫叮咬，没啥事’，他还拿出海关开的进境货物检验检疫合格证，我们不懂，看到合格证就放心地回家了。”采访中，朝鲁门展示了手机里的图片和视频，向记者证实，当时在隔离场里的一些牛身上，已经出现结节——牛结节性皮肤病的主要症状。

对此，南京海关回应，智利自1987年至今未发生过此病，同时经对入境后采集的血清再次检测，结果为阴性，故目前已排除疫源来自智利。

为查明此次疫源，海关部门采集了隔离场周边农贸市场和屠宰场的牛肉、污水等环境样本，以及蚊蝇等昆虫样本，检测阳性率分别为43%和23%。

12月8日，南京海关内部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海关部门初步认为，此次疫情发生在进口牛隔离后期、放行之前。”

经基因序列比对，上述阳性样本及隔离场内环境样本，与此前新疆伊犁州发生的牛结节性皮肤病株同源性高达100%。

据了解，自去年新疆伊犁哈萨克

自治区确诊该病后，目前国内已知有福建、广东等13个省市先后发生疫情。

据海关内部人士透露，此批次进口牛入境前，连云港海关从未接到任何公开或内部关于江苏省出现牛结节性皮肤病的报告，因此，该批进口牛当时未进行牛结节性皮肤病疫病检测。

12月10日，江苏省农业农村厅表示，江苏省市县农业农村部门高度重视，全面排查，全面检测，全面紧急免疫接种，全力部署防控工作，“当前，面上防控工作到位，未发生疑似疫情”。

面对各方回应，斯日古楞等多位采访对象表示，此次牛结节性皮肤病疫情必须追根溯源，找到并及时控制传染源，避免不加处置的疫情源头造成另一波、更大范围的疫病传染和蔓延。

联动补漏洞，政策不宜一刀切

今年1月，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共同发布256号公告，将牛结节性皮肤病列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的一类传染病。

“在这种形势下，病牛还能顺利获得检验检疫‘合格评定’，说明检验检疫环节出了漏洞。”内蒙古自治区卫生监督所副所长张玉光说。

张玉光建议，各地海关部门亟须完善检验检疫内容、流程及免疫接种等工

作，同时对隔离场使用、消毒等工作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尤其是要对一线检疫人员加强牛结节性皮肤病的认识、防控、检疫培训。

亦有行业人士呼吁，农业农村部门必要与海关部门形成紧密的联动，提示地区风险，进口牛的隔离工作可避开高风险地区开展。

根据相关规定，对于进口活牛，货主可凭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直接运往国内目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不再出具检疫合格证明。

锡林郭勒盟农牧局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柳端云认为，鉴于此次进境动物通关环节能检漏洞，她建议即使面对的是“绿证”，主要进境动物运入国内目的地时，在严格执行报批报审制度的同时，可由当地农牧部门进行“二次检验检疫”，为生物安全再上一重保险。

另有行业人士担忧政策“一刀切”。当前，“减羊增牛”成为北方不少地区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其中进口牛对于本土牛产业品种改良、提质增效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今后一段时间内，持续引进种牛，仍将是国内一大趋势。

“不能因为出现疫情，就以‘减少进口牛数量’‘缩减进口牛企业’等方式来应对。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发展中的问题，在保障进口安全的同时，促进产业发展。”这名行业人士称。

编辑 李坤晟

浙江路桥：“小病干部”有了“啄木鸟”医生

本报记者王俊禄

“河道护栏造价7万元，为什么没有公开招投标？”不久前，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北街街道纪工委对后范村村委会主任任贤森进行警示教育。此后，在村社主任干部论坛上，街道纪工委书记楼勇严厉地指出村级工程方面的隐患，让在座的村干部“红脸出汗”。

为防止干部监督从“未病”“小病”滑入“大病”“重病”，2017年以来，路桥区纪委积极探索“未病常防、小病早治、大病快治、重病严治”的“四病疗法”，使“重病”的党员干部成为极少数，成为推进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有力举措。

把脉问诊、对症下药。一旦发现存在苗头性、倾向性等“小事小节”问题，路桥区运用提醒谈话、通报诫勉等形式，通过打好预防针、服好清热丸、开好重典药、用好手术刀，使“重病”的党员干部成为极少数，成为推进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有力举措。

“啄木鸟式”问诊，消除问题萌芽

今年8月，横街镇纪委从“未病常防”情况表中筛查发现，该镇份水村2名网格负责人在文明城市创建过程中工作不力，后对二人进行了警示教育。

像这样紧盯问题线索，在“未病常防”上下功夫，在路桥区已是常态。为了打好“预防针”，路桥区推进大数据管理和查询平台建设，实现干部廉政档案一人一档、动态管理、全面覆盖。依托监督检查、区委巡察、信访举报等形式，围绕重点领域、关键环节等方面廉政风险点，建立完善各领域权力清单，完善“治病未病”预警工作机制。

路桥区纪委积极探索“未病常防、小病早治、大病快治、重病严治”的“四病疗法”，使“重病”的党员干部成为极少数，成为推进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有力举措。

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路桥区“四病疗法”运行更加成熟，第一种形态处置人数占比逐年递增，“倒金字塔”的分布结构愈发明显。

让“小错干部”上一线，锤炼作风、增长本领

近日，路桥区金清镇双盟村党总支委员兼文书梁小波奔走在村头巷尾，开展人口普查工作。每天，他都会在日记中提醒自己工作要细致，“人口普查关乎全村2530名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定要认真核对，确保排查数据真实、可靠、准确。”

螺洋街道把“未病常防”运用到制度建设中，要求工作不作为、作风懒散的干部待岗学习，建立农村党员干部警示教育制度等，将问题扼杀在萌芽状态。

零纰漏！”

回想几个月前，梁小波因在申报台帐受灾农户补助时“张冠李戴”，错登受灾农户信息，以致1400元补助款无人认领，被镇纪委批评教育。彼时“马虎大意”、此时“一丝不苟”，前后工作态度反差很大。

近年来，路桥区纪委把工作重点从“抓大放小”到“抓早抓小”转变，注重正面引导，让“有错”干部焕发“有为”之志。

蓬街自来水厂副厂长应万标，曾因违规发放津补贴被党内警告，一时间有些泄气。蓬街镇纪委注意到这一情况，对其进行谈心谈话。

了解到该水厂下半年有新旧管线调整工程，镇纪委以此为契机，鼓励应万标“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后来在推进项目时，应万标严把各道关口，紧盯管网抢修、水表安装、管路维护等环节，缩短抢修工期，有效保证6个村的用水，得到了组织和群众的一致好评。

结对帮扶，以“走心”促长效

“四病疗法”体现了纪法约束的硬度，也体现组织关怀的温度。去年9月，因村财务管理不规范，村账上交不及时等问题，蓬街镇蓬街居党支部书记罗俊被镇纪委警示教育约谈。然而

两个月后，罗俊又来到镇纪委，这次他专门来上交村民送来的“感谢费”，“这是一个村民硬塞给我的，请你们帮忙还给他。”

原来上次约谈中，镇纪委不仅帮其梳理了履职廉政风险点，还勉励其

知错就改，积极作为。镇纪委书记郑海波和罗俊结对帮扶，经常找他谈心谈话，谈出了“清”与“廉”。

自此之后，罗俊的责任意识和廉洁意识大大增强。在他的积极推动下，部分村民久拖未决的安置房得以落实。一户心存感激的村民送来一张2万元的银行卡，不顾他拒绝就跑了。

“上次约谈给我打了一剂预防针，也认识到了作为一名村干部存在的风险隐患。”罗俊坦言，镇纪委的教育引导和跟踪问效，让他的“小病”药到病除。

“‘四病疗法’的初衷和目的，就是把全面从严治党体现在破纪之初，把对党员干部的厚爱置于严管之中，治病救人，标本兼治。”路桥区纪委区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经过三年的探索实践，路桥区“四病疗法”运行更加成熟，第一种形态处置人数占比逐年递增，“倒金字塔”的分布结构愈发明显。2020年1至11月，第一种形态处置人数占达70%，前两种形态的运用高达92.2%。挺纪在前、抓早抓小，已成为该地区纪检监察工作的常态。

(参与采写：李细珠、童昕)